



曾經滄海

——談《詩經》中男女分手後刻骨銘心的情傷，以〈衛風·竹竿〉與〈鄭風·子衿〉為例

● 張垣鐸*

中國詩歌流行到唐朝，眾體悉備，諸法畢賅，名家輩出，詩派林立，爭妍競豔，無美不具，無妙不含，可說是詩歌創作風華光燦的黃金時代。這時，詩壇出現一位與白居易齊名，交情深厚，在江南士女眼中一同被稱為「才子」的青年詩人——元稹(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

元稹從二十一歲初登仕途，到三十二歲得罪宦官權貴，被貶江陵(以上參見《新唐書·元稹傳》)，這一段慘綠輕狂的歲月，曾經有過一次轟轟烈烈刻骨銘心的戀愛，留下五首動人心魄的愛情詩篇——〈離思〉。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第四首：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曾經滄海」這句成語，原本出自《孟子·盡心上》：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孟子本義，以「滄海」譬喻「博大高深至善至美的孔子之道」，認為一般人見識過孔子的道理後，任何人所提出來的思想學說未免相形見绌，不足觀取。元稹借用其義而推陳出新，以「滄海」譬喻「刻骨銘心的愛情」(包括愛情的對象)，認為經過這場轟

*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轟烈烈刻骨銘心的戀愛後，任何愛情，再也不能讓自己心動；任何女人，再也無法讓自己癡迷了。接著，元稹自言自語地說：「即使我屢次從美人群中走過，也懶得回頭看她們一眼。這固然一半是修道的因素，一半卻全都是為了妳呀！」

後世，「曾經滄海」的本義與新義並行，進一步引申其義，拿來譬喻「經歷豐富，眼界開闊」。《詩經》繽紛豐采的情歌中，最能刻畫這種「轟轟烈烈銘心刻骨」摯愛的，莫過於《衛風·竹竿》與《鄭風·子衿》二詩了。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竹竿〉，是一個男子在淇水岸邊釣魚，忽然聽到迎娶的鼓吹聲，仔細一瞧，果真自己摯愛的女子嫁人了，心裡有說不出的苦楚。於是徘徊水邊，追憶往昔美好的時光，懷念女子的音容笑貌、風姿儀態所寫的詩篇。

首章，敘寫當自己知悉喜愛的女子已經離別家人，遠嫁他鄉時，便到淇水泉源舊遊之地，追尋往日甜蜜的回憶。手中拿著一根細長的竹竿，在浩瀚渺茫的的淇水釣魚，想起當年看上她，愛慕她時，也曾經如此面對著浩瀚渺茫的淇水，來傾訴少男羞怯的情衷，度過無數個寂寞懸念的晨昏。如今，面對著同樣浩瀚渺茫的淇水，才深刻地體會到「情海無涯」、「波折橫生」的無奈。只憑著自己纖細綿密有如竹竿的情思，畢竟無法也無力網住那浩瀚無涯、波折橫生下的愛人了。或許兩人之間存在著太多來自





女方家人的阻礙反對，才使得有情人無法結成美滿的眷屬。這是何等的落寞！何等的苦澀！詩中，關鍵的「遠」字，除了空間的距離疏隔，間接造成兩人情感無以時時日日面訴交集的些許悵望外；或許還蘊藉著女方家人的反對阻撓，直接導致兩人「情海無涯」、「波折橫生」的最大無奈。

二、三章，進一步以今日心中愛人的離別父母兄弟，遠嫁他鄉，落得自己形單影隻，徘徊水岸，憔悴枯槁，來反襯昔時兩情纏綿，形影不離的深情厚意，則倍覺「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的難堪、無助、寂寞與淒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四個隔章頂真的詩句，不正是當年兩情纏綿，難捨難分的深情厚意的象徵嗎！於是伊人的音容笑貌、美麗聰慧、以及款步有節的風姿儀態，竟都像泉源淇水左右交會的水波般排山倒海而來，翻騰蕩漾在自己的眼前、腦海、心中，分不清是水？還是淚？這種甜蜜中夾雜著失戀的苦澀，苦澀中又夾雜著回憶的甜蜜的深情厚意，真是動人肺腑，讓人心碎！

末章，盡情傾吐，面對著悠悠淇水，想起自己的這一片深情、這一份眷戀、這一種落寞、這一縷苦澀、這一懷執著，又豈是悠悠淇水所能沖減、洗盡、帶走、抹滅的呢？「檜楫松舟」，隱喻在浩瀚無涯、波折橫生的情海裡，自己那一份堅定執著，永生不渝的癡情！這種堅執不渝的癡情，這種有情人無法結成美眷的遺憾，這種眼睜睜看著愛戀的人遠嫁他鄉，而自己卻無力也無法挽回的悲楚，又豈是駕船出遊，湖光水色所能撫平抹除的呢！真個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相思始覺海非深」（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白居易〈浪淘沙〉：「借問江潮與海水，何似君情與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覺海非深。」)的了。李清照〈武陵春〉詞：「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不正是肇源脫胎於此的嗎！《詩經》對後代文學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子衿〉，這是一對情侶因故分手後，女子長久盼不到男友的信，等不到男友的人，怨怒、怪疚、失望之餘，驚覺自己已經深愛男友，不可或缺時，所寫的詩篇。

首先，飄浮閃爍在女子眼前、腦海、心中的，竟是男友身上所穿的那一襲飄逸素雅的青衫，以及那一塊繫在腰際或垂掛胸前的溫潤明淨的玉珮。女子睹衣思人，感物





生情，這才發覺男友俊朗、善潔、溫厚、體貼的種種優點，早已盤根錯節深植在自己情田深處，只不過已往習以為常，不懂得珍惜罷了。

如今，分手後，女子幾經盼望、等待、怨怒、怪疚、失望的煎熬折磨省思後，才發現自己以前真的很不懂事、太任性了，以至於招惹男友傷心生氣。女子原以為男友只不過像往常般負氣不來而已，過不了幾天，就會寫信或親自負荊請罪，加倍疼惜自己的。女子天真的認為，只要男友寫信或登門道歉，就證明男友很在乎自己，很愛自己。既然男友難忘舊情，自己也就不計前嫌，跟他言歸於好了。因此，根本沒把男友的負氣不來放在心上。

想不到，這一次，男友竟然這麼久沒登門道歉，甚至於連一封信也不寫，難道他真的生氣了？真的不再在乎自己愛自己了？還是他生病了？發生意外了？更不敢想像的是，男友已經變心？另結新歡了？女子愈想，愈是惶惑不安，衝動得想寫信或上門興師問罪。可是礙於女性的矜持，礙於人言可畏，女子實在放不下身段，沒有勇氣前去探個究竟；只能困守空閨，癡癡等待，默默盼望；然而，男友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從自己眼前蒸發。女子翹首雲天，望穿秋水，百思不得其解，實在承受按捺不住心裏的惶惑不安懸掛猜忌，只得卸下矜持的身段，前往兩人當初認識愛戀定情的老地方——城關，徘徊等待守候。女子心想，只要男友舊情不忘，只要男友心裏還有自己，還在乎自己，還愛著自己，一定會像自己一樣，前來這個刻骨銘心的地方，守候等待盼望奇蹟的出現。

可是，從早晨到黃昏，從黃昏到暗夜，始終不見男友的身影。女子跂望雲空，只見繁星點點，恰似自己盈眶而下的淚珠，忍不住呼天搶地，說出內心的真話：「一天見不到你呀，好像隔了三個月那麼久。」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女子體悟這段愛戀的銘心刻骨而為自己的任性不懂事悔不當初的日日夜夜，風露中宵，蘭閨寂寂，芳心無依，也真的讓人不勝歎歎了。

從上文的解析，吾人知悉，《詩經》中能呈現男女分手後刻骨銘心的情傷的，莫過於〈衛風·竹竿〉與〈鄭風·子衿〉二詩了。

